



异国的芬芳

幸福

Bliss

经典小说文选

[英]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◎著
徐志摩◎译

一部集小说、散文、诗歌于一体的作品集。
作品以爱情、婚姻为主，展示社会问题；
文字优美，感人深思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异国的芬芳

幸福

[英]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国 / 著

徐志摩 /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 / (英)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(Katherine Manthfield) 著 ;
徐志摩译 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7.6
(异国的芬芳)
ISBN 978-7-5594-0553-1

I . ①幸… II . ①凯… ②徐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3453 号

书 名 幸福

著 者	(英)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(Katherine Manthfield)
译 者	徐志摩
责任编辑	黄孝阳 王 青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7.5
字 数	158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0553-1
定 价	32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小 说

- 园 会 /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003
- 毒 药 /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023
- 巴克妈妈的行状 /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031
- 一杯茶 /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040
- 夜深时 /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050
- 幸 福 /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053
- 一个理想的家庭 /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069
- 刮 风 /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077
- 金丝雀 /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083
- 苍 蝇 /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088
- Darling / 詹姆斯·斯蒂芬斯 095
- 半天玩儿 / 赫胥黎 102
- 生命的报酬 / 马莱尼 120
- 蜿蜒：一只小鼠 / 考帕德 129

散 文

萧伯纳的格言 / 萧伯纳 141

《超善与恶》节译 / 尼采 144

性对爱 / 劳伦斯 146

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 / 泰戈尔 153

第一次的谈话 / 泰戈尔 160

清华讲演 / 泰戈尔 164

诗 歌

一个女子 (Rossetti 集句) / 萨福 177

John Wilmot, Earl of Rochester (1647—1680) To His
Mistress / 维尔莫特 178

葛露水 / 华兹华斯 182

Love / 柯勒律治 186

Deep in My Soul that Tender Secret Dwells / 拜伦 191

年岁已经僵化我的柔心 / 拜伦 193

唐璜与海 / 拜伦 196

歌 / C.G. 罗塞蒂 202

窥 镜 / 哈代 203

她的名字 / 哈代 204

伤 痕 / 哈代 205

分 离 / 哈代 206

我打死的那个人 / 哈代 207

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 / 哈代 209

一个悲观人坟上的刻字 / 哈代 210

对 月 / 哈代 211

- 一个星期 / 哈代 213
- 哈代八十六诞日自述 / 哈代 215
- To Life / 哈代 217
- 海 咏 / 嘉本特 219
- 我要你 / 西蒙思 223
- 译 诗 / 西蒙思 224
- 深 渊 / 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 225
- 译 Schiller 诗一首 / 席勒 226
- 无往不胜的爱神 / 邓南遮 227
- 我自己的歌 / 惠特曼 229
- 谢 恩 / 泰戈尔 231
- Gardener Poem 60 / 泰戈尔 232

小说

园 会

〔英〕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

那天的天气果然是理想的。园会的天气，就是他们预定的，也没有再好的了。没有风，暖和，天上没有云点子。就是蓝天里盖着一层淡金色的雾纱，像是初夏有时的天气。那园丁天亮就起来，剪草，扫地，收拾个干净；草地和那种着小菊花的暗暗的平顶的小花房儿，都闪闪地发亮着。还有那些玫瑰花，她们自个儿真像是懂得，到园会的人们也就只会得赏识玫瑰花儿；这是谁都认得的花儿。好几百，真是好几百，全在一夜里开了出来；那一丛绿绿的全低着头儿，像是天仙来拜会过它们似的。

他们早餐还没有吃完，工人们就来安那布篷子。

“娘，你看这篷子安在哪儿好？”

“我的好孩子，用不着问我。今年我是打定主意什么事都交给你们孩子们的了。忘了我是你们的娘。只当我是个请来的贵客就得。”

但是梅格总还不能去监督那些工人们。她没有吃早饭就洗了头发，她戴着一块青的头巾坐在那里喝咖啡，潮的黑的发卷儿贴在她两边的脸上。玖思，那蝴蝶儿，每天下来总是穿着绸的里裙，披着日本的花衫子。

“还是你去吧，老腊；你是讲究美术的。”

老腊就飞了出去，手里还拿着她的一块牛油面包。

她就爱有了推头到屋子外面吃东西；她又是最爱安排事情的；她总以为她可以比谁都办得稳当些。

四个工人，脱了外褂子的，一块儿站在园里的道儿上。他们手里拿着支篷帐的杆子，一卷卷的帆布，背上挂着装工具的大口袋儿。他们的神气很叫人注意的。老腊现在倒怪怨她自己还拿着那片牛油面包，可是又没有地方放，她又不能把它掷了。她脸上有点儿红，她走近他们的时候；可是她装出严厉的，甚至有点儿近视的样子。

“早安！”她说，学她娘的口气。但是这一声装得太可怕了，她自己都有点儿难为情，接着她就像个小女孩子口吃着说，“嘎——欧——你们来——是不是为那篷帐？”

“就是您哪，小姐。”身子最高的那个说，一个瘦瘦的，满脸斑点的高个儿，他掀动着他背上的大口袋，把他的草帽望后脑一推，望下来对着她笑。“就是为那个。”

他的笑那样地随便，那样地和气，老腊也就不觉得难为情了。多么好的眼他有的是，小小的，可是那样地深蓝！她现在望着他的同伴，他们也在笑吟吟的。“放心，我们不咬人的。”他们的笑像在那儿说。工人们多么好呀！这早上又是多美呀！可是她不该提起早上；她得办她的公事，那篷帐。

“我说，把它放在那边百合花的草地上，怎么样呢？那边成不成？”

她伸着不拿牛油面包的那只手，点着那百合花的草地。他们转过身去，望着她点的方面。那小胖子扁着他那下嘴唇皮儿，那高个子皱着眉头。

“我瞧不合式，”他说，“看得不够明亮。您瞧，要是有一个漫天帐子，”他转身向着老腊，还是他那随便的样子，“您得放着一个地基儿，您一看就会嘭的一下打着您的眼，要是您懂我的话。”

这一下可是把老腊蒙住了一阵子，她想不清一个做工的该不该对她说那样地话，嘭的一下打着你的眼。她可是很懂得。

“那边网球场的一个基角儿上呢？”她又出主意，“可是音乐队也得占一个基角儿。”

“唔，还有音乐队不是？”又一个工人说。他的脸是青青的。他的眼睛瞄着那网球场，神气看得怪难看的，他在想什么呢？

“就是一个很小的音乐队。”老腊缓缓地说。也许他不会多么地介意，要是音乐队是个小的。但是那高个儿的又打岔了。

“我说，小姐，那个地基儿合式。背着前面那些大树。那边儿。准合式。”

背那些喀拉噶树。可是那些喀拉噶树得让遮住了。他们多么可爱，宽宽的、发亮的叶子，一球球的黄果子。他们像是你想象长在一个荒岛上的大树，高傲的，孤单的，对着太阳擎着它们的叶子、果子，冷静壮丽的神气。它们免不了让那篷帐遮住吗？

免不了。工人们已经扛起他们的杆子，向着那个地基儿去了。就是那高个儿的还没有走。他弯下身子去，捻着一小枝的拉芬特草，把他的大拇指与点人指放在鼻子边，嗅吸了沾着的香气。老腊看了他那手势，把什么喀拉噶树全忘了，她就不懂得一个做工人会注意到那些个东西——爱拉芬特草的味儿。她认识的能有几个人会做这样的事。做工人多么异常地有意思呀，

她心里想。为什么她就不能跟做工人做朋友，强如那些粗蠢的男孩子们，伴她跳舞的，星期日晚上来吃夜饭的？他们准是合式得多。

坏处就在，她心里打算，一面那高个的工人正在一个信封的后背画什么东西，错处就在那些个可笑的阶级区别，枪毙或是绞死了那一点子就没有事儿了。就她自个儿说呢，她简直地想不着什么区别不区别。一点儿，一子儿都没有，……现在木槌子打桩的声音已经来了。有人在那儿噓口调子，有人唱了出来，“你那儿合式不合式，玛代？”“玛代！”那要好的意思，那——那——她想表示她多么地快活，让那高个儿的明白她多么地随便，她多么的瞧不起蠢笨的习惯，老腊就拿起她手里的牛油面包来，狠劲地龈了一大口，一面她瞪着眼看她的小画。她觉得她真是个做工的女孩子似的。

“老腊老腊，你在哪儿？有电话，老腊！”一个声音从屋子里叫了出来。

“来——了！”她就燕子似的掠了去，穿草地，上道儿，上阶沿儿，穿走廊子，进门儿，在前厅里她的爹与老利正在刷他们的帽子，预备办事去。

“我说，老腊，”老利快快地说，“下半天以前你替我看看我的褂子，成不成？看看要收拾不要。”“算数。”她说。忽然她自个儿忍不住了。她跑到老利身边。把他小小地、快快地挤了一下。“嘎，我真爱茶会呀，你爱不爱？”老腊喘着气说。

“可——不是。”老利亲密的、孩子的口音说，他也拿他的妹妹挤了一下，把她轻轻地一推，“忙你的电话去，小姐。”

那电话。“对的，对的；对呀。开弟？早安，我的乖。来吃中饭？一定来，我的乖。当然好极了。没有东西，就是顶随

便的便饭——就是面包壳儿，碎 Meringue—Shells^① 还有昨天剩下来的什么。是，这早上天气真好不是？等一等——别挂。娘在叫哪。”老腊坐了下来。

“什么，娘？听不着。”

薛太太的声音从楼梯上飘了下来：“告诉她还是戴她上礼拜天戴的那顶漂亮帽子。”

“娘说你还是戴你上礼拜天戴的那顶漂亮帽子，好。一点钟，再会。”

老腊放回了听筒，手臂望着脑袋背后一甩，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手臂又落了下来。“呼”，她叹了口气，快快地重复坐正了。她是静静地，听着。屋子里所有的门户像是全打得大开似的。满屋子只是轻的、快的脚步声，流动的口音。那扇绿布包着的门，通厨房那一带去的，不住地摆着，塞、塞地响。一会儿又听着一个长长的、气呼呼的怪响。那是他们在移动那笨重的钢琴，圆转脚儿擦着地板的声音。但是那空气！要是你静着听，难道那空气总是这样的？小小的，软弱的风在闹着玩儿，一会儿望着窗格子顶上冲了进来，一会儿带了门儿跑了出去。还有两小点儿的阳光也在那儿闹着玩，一点在墨水瓶上，一点在白银的照相架上。乖乖的小点子。尤其是在墨水瓶盖上的那一点。看得顶亲热的。一个小小的、热热的银星儿。她去亲吻它都成。

前门的小铃子丁的丁的响了，接着沙第印花布裙子窸窣地上楼梯。一个男子的口音在含糊地说话，沙第答话，不使劲地，“我不知道呀。等着。我来问问薛太太。”

① 面包上浇盖蛋白烘烤成的酥皮。——译者注

“什么事，沙第？”老腊走进了前厅。

“为那卖花的，老腊小姐。”

不错，是的。那边，靠近门儿，一个宽大的浅盘子，里面满放着一盆盆的粉红百合花儿。就是一种花。就是百合——“肯那”百合，大的红的花朵儿，开得满满的，亮亮的，在鲜艳的，深红色花梗子上长着，简直像有灵性的一样。

“嘎——嘎，沙第！”老腊说，带着小小的哭声似的。她蹲了下去，像是到百合花的光炎里去取暖似的；她觉着它们是在她的手指上，在她的口唇上，在她的心窝里长着。

“错了，”她软音地说，“我们没有定要这么多的。沙第，去问娘去。”

但是正在这个当儿薛太太也过来了。

“不错的，”她静静地说，“是我定要的。这花儿多么可爱？”她挤紧着老腊的臂膀，“今天我走过那家花铺子，我在窗子里看着了。我想我这一次总想买他一个痛快。园会不是一个很好的推头吗？”

“可是我以为你说过你不来管我们的事。”老腊说。沙第已经走开了，送花来的小工还靠近他的手车站在门外。她伸出手臂去绕着她娘的项颈，轻轻地，很轻轻地，她咬着她娘的耳朵。

“我的乖孩子，你也不愿意有一个过分刻板的娘不是？别孩子气。挑花的又来了。”

他又拿进了很多的百合花，满满的又是一大盘儿。“一条边地放着，就在进门那儿，门框子的两面。劳驾，”薛太太说，“你看好不好，老腊？”

“好，真好，娘。”

在那客厅里，梅格，玖思，还有那好的小汉士，三个人好

容易把那钢琴移好了。

“我说，把这柜子靠着墙，屋子里什么都搬走，除了椅子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“成。”

“汉士，把这几个桌子搬到休息室里去，拿一把帚子进来把地毯上的桌腿子痕子扫了——等一等，汉士——”玖思就爱吩咐底下人，他们也爱听她。她那神气就像他们一块儿在唱戏似的。“要太太老腊小姐就上这儿来。”

“就是，玖思小姐。”

她又转身对梅格说话。“我要听听那琴今天成不成，回头下半天他们也许要我唱。我们来试试那 *This Life is Weary*。①”

彭！他！他！氏！他！那琴声突然很热烈地响了出来，玖思的面色都变了。她搬紧了自己的手。她娘同老腊刚进来，她对她们望着。一脸的忧郁，一脸的奥妙。

这样的生活是疲——倦的，

一朵眼泪，一声叹气。

爱情也是要变——心的。

这样的生活是疲——倦的，

一朵眼泪，一声叹气。

爱情也是不久——长的，

时候到了……大家——回去！

① 这乏味的生活。——译者注

但是她唱到“大家——回去”的时候，虽则琴声格外地绝望了，她的脸上忽然泛出鲜明的、异常的不同情的笑容。

“我的嗓子成不成，妈妈？”她脸上亮着。

这样的生活是疲——倦的，

希望来了，还是要死的。

一场梦景，一场惊醒。

但是现在沙第打断了她们。“什么事，沙第？”

“说是，太太，厨娘说面包饼上的小纸旗儿有没有？”

“面包饼上的小纸旗儿，沙第？”薛太太在梦里似的回响着。那些小孩子一看她的脸就知道她没有小旗儿。

“我想想。”一会儿，她对沙第坚定地说，“告那厨娘等十分钟我就给她。”

沙第去了。

“我说，老腊，”她母亲快快地说，“跟我到休息间里来。旗子的几个名字我写在一张信封的后背。你来替我写了出来。梅格，马上上楼去，把你头上那湿东西去了。玖思，你也马上去把衣服穿好了。听着了没有，孩子们，要不然回头你们爹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告诉？说是——玖思，你要到厨房里去，告那厨娘别着急，好不好？这早上我怕死了她。”

那张信封好容易在饭间里那摆钟背后找了出来。怎么的会在那儿，薛太太想都想不着了。

“定是你们里面不知谁从我的手袋里偷了出来，我记得顶清楚的——奶酪几司同柠檬奶冻。写下了没有？”

“写了。”

“鸡子同——”薛太太把那张信封擎得远远的，“什么字，看得像是小老虫。不会是小老虫。不是？”

“青果，宝贝。”老腊说，回过头来望着。

“可不是，青果，对的。这两样东西并着念多怪呀。鸡子同青果。”

她们好容易把那几张旗子写完。老腊就拿走到厨房去了。她见玖思正在那里平厨娘的着急，那厨娘可是一点儿也不怕人。

“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精巧的面包饼，”玖思乐疯了的口音说，“你说这儿一共有几种，厨娘？十五对不对？”

“十五，玖思小姐。”

“好，厨娘，我恭喜你。”

厨娘手里拿着切面包饼的长刀，抹下了桌上的碎粉屑儿，开了一张嘴尽笑。

“高德铺子里的来了。”沙第喊着，从伙食房里走出来。她看见那人在窗子外面走过。

这就是说奶油松饼来了。高德那家店铺，就是做奶油松饼出名。有了他们的，谁都不愿意自己在家里做。

“去拿进来放在桌子上吧，姑娘。”厨娘吩咐。

沙第去拿了进来，又去了。老腊与玖思当然是太长大了，不会得认真地见了奶油什么就上劲。可是她们也就忍不住同声地赞美，说这松饼做得真可爱呀。太美了。厨娘动手拾掇，摇下了多余的糖冰。

“一见这些个松饼儿，像是你一辈子的茶会全回来了似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老腊说。

“许有的事，”讲究实际的玖思说，她从不想到从前去的，“它们看得这样美丽地轻巧，羽毛似的，我说。”